

GESARZANGXI

格萨尔藏戏 | 韩晓红·专栏 |

KANGZANGYIWU

康藏异闻



走进莫斯卡，也就走进了宁静与真诚；走进格萨尔史诗文化，也就走进了神奇和向往。莫斯卡之行，铸就深情。

——作者手记

在莫斯卡欣赏格萨尔藏戏演出，真切地体悟到藏戏的基本特征，同时也感受到了作为“格萨尔藏戏”的独特特征。可以这样认为，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，既保留了藏戏原始的艺术风貌，使我们能够享受到原始藏戏的艺术魅力，也体现了原始藏戏在发展过程中的优化痕迹，甚至与时代发展相吻合。我们也可以这样界定，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是呈现给世人的原始藏戏的“范本”和“标本”，也是推陈出新、合理“扬弃”的典范。演

HONGSEGANZI

红色甘孜

■王佐

国民党败逃之前，制定了所谓的“西南复兴计划”，在甘孜藏区布置潜伏了一批特务，暗中组织土匪武装，散布谣言、挑拨民族关系、扰乱社会治安；田中田部流窜滋扰甘孜藏区后，挑动部分已起义的二十四军部队哗变，再次站到与人民为敌的立场；甘孜藏区历史上匪患猖獗，惯匪、股匪与国民党反动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解放后又迅速成为政治土匪。解决这些形形色色的匪患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，迅速安定甘孜藏区社会局面，成为康定地委及军管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。

康定地委和军管会制定了“剿抚兼施、军政结合、首恶必办、胁从不问、立功受奖”、“宽大与镇压相结合”的方针，在普遍发动和依靠群众的基础上，对国民党残余匪特展开了政治、军事攻势。首先在1950年4月，争取了24军起义后又叛变反水的师长唐英、团长付德全、马子良等投降，顺利地将长期盘踞巴塘的付德全团调往内地进行整编，消除了康南一大隐患；9月中旬，康定军分区又调集部队开赴丹巴，配合川西部队会剿丹巴，缴功一带的国民党残匪，消灭了李富熙为师长的134师、

KANGZANGYIWU

康藏物语

■邓明前

海螺沟第一次在全国“露面”

施雅凤等5位院士对《评价报告》鉴定和陈富斌、边兆祥、刘兆光等科学家，所提出的将海螺沟辟为冰川公园和保护区的建议和意见，直击泸定县的“四大班子”，发挥了“破冰”作用。当时的泸定县委、县政府响亮地提出了，“要相信科学”，“探索走科学发展旅游路子。”的战略，并把开发保护海螺沟旅游资源提上了县委、县政府新的一年工作议事日程。

1986年2月4日，泸定县委、县政府决定成立“海螺沟旅游开发领导小组”，组长由县委常委、副书记孙前（1985.11—187.11）兼任。孙前当时是四川省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，下派到甘孜藏区“援藏帮县”干部。州委派他到泸定县挂职，到任两个月后，就挑起了开发海螺沟的重担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；办公地点设在磨西、海螺沟。财务室挂靠县城建局财务室、工程设计组，并从业务部门和单位抽调懂设计、懂工程技术的骨干人员组成了旅游开发团队。孙前是这个团队的领军人。他给团队成员印象是：人脉广、知识渊博、有敢为先的魄力，充满活力。在这一年里，孙前做了4件事：一是在2月3日，召集县级机关和部门单位2的00多人聚集一堂，并作“宗旨、纪律、理想”报告，向参与人员阐述了“海螺沟是一座挖不尽的金山。”

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速写（十八）

出能够因势利导，借助自然环境把一台民众喜闻乐见的戏奉献给观众，起到了既传承和保存“格萨尔藏戏”的原汁原味艺术风格，又对民众祈祷起到了愉悦和感化、教化作用。诚然，我们要把研究视角聚光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，和研究其它戏种一样，依然首先要从研究其“发生”“起源”着手，寻找到早期的“发生”“起源”的特点、特征，这就是寻“根”。

我们知道，藏戏在“发生”“起源”意义上具有与其它戏种不同的特征。莫斯卡格萨尔藏戏综合了藏戏多种流派的特点，主要表现在：一是具有浓郁的傩艺术特征，综合表现了嘉绒藏戏、德格藏戏的特色，既诸多元素具有早期藏戏的特征，又融入了嘉绒藏戏和德格藏戏当代的艺术特征，具有明显的藏族寺院傩“羌姆”痕迹，无论是面具，还是音乐伴奏，乃至舞蹈动作都具有浓郁的跳神艺术痕迹，许多细节都具有明显的祭祀痕迹。二是面具艺术中体现出的白面具藏戏特征，甚至蕴涵了藏戏在唐代中期以来的传承痕迹。三是开场仪式的表演以桑耶寺落成典礼的壁画极为类似和吻合。四是其唱腔巧妙地穿插有对动物的原始图腾崇拜痕迹，尽管其形式上显得有些粗糙、稚拙，但其崇拜仪式是虔诚而富有艺术特色的。上述特点为莫斯卡格萨尔藏戏的研究导致诸多迷惑，尤其在其起源上的诠释更是令人费解，这和丹巴藏戏有明显的“象雄”藏语痕迹一样令人费解。很难得寻找到传承的依据，这在更深厚的层面上让我们的研究举步维艰。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，又在一定层面上创新了原始“傩”艺术特征，和西藏的蓝面具由白面具演绎而来一样，我在其表演过程中一样能够寻找到蓝面具的特

点，这一特征正是我把莫斯卡格萨尔藏戏定义为“范本”理论依据。我甚至更加大胆地认为，丰富、精致的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无疑是藏戏体系中一种珍贵而稀有的剧种。

由此看来，我们不能把格萨尔史诗文化“发生”与“起源”割裂开来，我们仅仅是对同一文化，选择不同角度进行考究。我在建构“格萨尔发生学”、“格萨尔起源学”时，也是依据这一点进行的。因为当我们把研究触觉投之于“发生”指向时，其中的观点、研究方法，须臾不能离开和影响“起源”的指向，这就说明彼此之间的相融相合特征。同样，我们在研究“起源”意义的时候，也须臾不能离开“发生”意义。通俗地讲，“格萨尔发生学”侧重于历史角度，“格萨尔起源学”侧重于历史理论角度，这就更能说明二者水乳相融的密切关系。我选择的方法是：以格萨尔藏戏的“发生”研究深度去寻找格萨尔藏戏艺术的真实起源，通过格萨尔藏戏的“起源”探索的历史眼光，用翔实扎实的史料来论证格萨尔藏戏艺术的“发生”内涵和意义。

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，从“发生学”和“起源学”意义上讲，其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第一，既映证了戏剧表演中人的本能和欲望的满足，也突出了作为藏戏范畴中的特殊意义。这主要表现在“摹仿”特征上，演员首先是以格萨尔史诗中的某一人物为角色基点，以该人物在格萨尔史诗中情节形象为“原点”，在深入理解该人物角色心态和情感状态的基础上，通过自身的“舞蹈”表演形象地展示出来，演员的演出，形象地表现了具体人物的喜怒哀乐，并以此感染观众。加之观众原本对格萨尔史诗情节就比较熟悉，甚至富有

感情，所以，当某个演员带着具有代表意义的面具、穿着格萨尔史诗中具体人物固有的服饰上演的时候，观众很容易寻找到记忆（情感记忆）中的某个人物，观众很快就拉近了与演员的距离，此时这个演员就已经不是演员本身，而是格萨尔史诗中某个人物，观众甚至常常是从情感内涵方面亲近这个独特人物的。这就是第二个特征，这就是莫斯卡格萨尔藏戏的表演，既满足了观众观看表演的本能和欲望，也满足了观众对格萨尔的情感需要。情感的快速结合是格萨尔藏戏的非常重要的特征之一。这一特征也就是格萨尔史诗“发生”、“起源”意义的主要内核。找到内核，才能完全意义上展开对格萨尔藏戏“发生”、“起源”的探讨和研究。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在《诗学》第一章里所言：“循着自然的顺序，先从本质的问题谈起”【古希腊·亚里士多德：《诗学》第27页，商务印书馆，1996年】。当然亚里士多德更多的是强调戏剧的“摹仿”意义，然而，格萨尔藏戏虽然也同样有着“摹仿”意义，但是，这种“摹仿”并不是戏剧上理解的纯粹的“摹仿”，演员在演出格萨尔史诗中的某个人物的时候，其“摹仿”是自觉的，尤其是“情感自觉”，演员从情感上完全接纳自己所扮演的“人物角色”，这种扮演是发自内心的，并非编导的意图。所以，当我们对莫斯卡格萨尔藏戏进行研究的时候，无疑应该围绕这一特征开展研究。当然，由于“史诗”产生在人类童年时期，其“童性”特征应该是难以完全模仿的，好在格萨尔史诗为民众喜爱，其传承过程中损伤的元素还不高，人们还能把自己的认知停留在这个“童性”阶段，甚至演员能够胸怀“童性”来表演。

剿匪肃特，稳定社会秩序

仍坚持其反革命立场，与人民为敌。在政治争取无效的情况下，6月14日，康定军分区开始围剿甲、杨二匪，26日战斗基本结束，甲安仁被困死在山上，杨维周被击毙。截至8月，争取被迫迫群众4万余人回家，缴获长短枪400多支、子弹1万多发，甲、杨暴乱平息后，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，没收了甲、杨等叛匪头目的土地财产，分给了鱼通的贫苦农民。

对藏族聚居区潜藏的匪特，因考虑到民族关系的稳定和团结上层的需要，一般未大规模开展剿匪肃特工作，对藏族匪特，只要与匪特划清界限，不再与人民为敌，就一笔勾销，既往不咎，一般不再作处理。对潜藏于上层人士的匪特分子，分别采取了“交、要、捉”的办法解决，即：首先通过做上层人士的工作，动员上层人士自己主动交出来；其次是在掌握确凿证据后，到上层人士处要出来；再次是在做好充分准备后，在不与上层人士正面冲突的原则下捉出来。由于政策对头、措施得力，大都能取得上层人士的合作和配合，如理塘喇嘛寺所仁克尊向政府交出了国民党旅长兼专员曾言权，克刀登交出了特务牟尚仁，稻城赤土土司交出了国民党团长龚耕耘，使藏族聚居区的肃清残余匪特工作进行得较为顺利，肃清了大部分潜藏在藏区的匪特。

■贺先枣

老彭，重庆江津人。五十年代就到高原牧区工作，是雅砻江上游牧区一个乡的会计辅导员，经常要到各生产队去帮助算账、记账。他自称同狼是有缘分的，多次同狼打过交道。

有一年，老彭回老家探亲过春节，返回牧区时才三月中旬，恰好碰上了连续几天的大风雪。老彭在一个名叫折里桑弯的地方，住了好几天，后来终于得到了口信，说乡上人已派人牵马来接他，要老彭安心等。老彭想法不同，他想的是早一点回到自己工作的那个乡，得到了口信就上了路，满以为在路上会碰到来接他的人，谁料一上路又刮起大风，下起了大雪，顶着风雪走来走去，竟迷失了方向。天色渐渐暗下去，雪却下得更密，看看腕上的表，已经是六点过了。老彭着急，越发顾不上认路看方向，只求找到一个躲避风雪的帐篷，过了今晚再说。有人住的帐篷一直没出现，忽然走到一处石壁下，再一看，石壁下有个不大不小的洞穴。老彭就打定主意在洞穴中避一宿再说。

弯腰进洞，掏出电筒一看，洞不深，伸直腰身也困难，地下也不平，堆满石头。幸而洞内很干燥，没有风又还算暖和。同时，老彭也发现了洞的最底处有野兽栖息过的痕迹。乱石头中似有些小动物骨头残渣。到此时，老彭已无法可想，竟然闯到了一个野兽的家里来了。慌忙中老彭方寸不乱，便弯下腰去，把地上的石头都掏起来，一层层码起来，幸好洞口不算太大，不一会儿就堵了个严实。这“墙”砌得不规则，没法砌严的洞权且作为观察孔。包里还有些干馒头，胡乱吞些下肚，老彭就想好歹睡一阵。不想腿打不直、只好把头放在两个膝盖上，昏昏沉沉迷糊起来。一直到下半夜两点，还是什么动静也没有。老彭暗自庆幸：“真是老天有眼，不然在这冰天雪地里到哪里去找避风躲雪的地方。”裹紧皮大衣，不由又迷糊起来。

突然，老彭砌的“墙”在动，接着有石头滚动声响。拿起电筒，就从“观察孔”里往外射出一股光。有野兽惊恐跳跃逃走，冷风却送进来一丝腥腥的臭气。老彭不敢再打盹，静静的在这又窄又小的石洞里熬着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那兽又到了洞口，轻轻地哀鸣着，用爪子掏那些石头。老彭屏住气，突然大吼一声，手电光似白森森利箭又射了过去。野兽转身就逃，老彭把电筒一阵乱晃，野兽逃得更快。过了好久一阵，老彭听到不远的地方，有头狼在嚎叫，那叫声使老彭浑身一阵一阵的起鸡皮疙瘩。老彭不敢再打盹，蜷得浑身酸痛，还是十分清醒。一直熬到第二天的上午快十点，老彭才推开石块，钻出洞去。

没见狼的踪影，很快又辨清了方向，虽然说一夜没有休息，但这时的老彭在雪地里跑起来还是有劲得很，一心只想离那洞越远越好。另有一年，也是冬天。老彭到一个生产队去帮助做年终决算，住在生产队的保管室里。这保管室其实是一座破败的庙宇大殿，因此，墙厚门坚，还带着几分残余的威严。保管室周围没有一户人家，和老彭做伴的是一个非常机灵、上了年岁的嘎巴保管员。

有一天下午，哑巴保管员回家去取糌粑，保管室里只剩下老彭。半夜里，一阵阵地叫人悸的嚎叫声穿透厚墙吵醒了老彭，老彭的睡意全无，猜不透到底出了什么事，一直折腾到天都亮了，才随着一阵痛苦不堪的长嚎过去后安静了下来。

保管员进门还没落座，老彭拉起他就走，想去看看夜里发出狼叫声的地方出了什么事。到了那地方，他们看到，连雪地下的黑土，枯草都给刨了出来。一头巨大的狼直挺挺地僵死在雪地上，肚挺起小山丘。死狼狼不远地方，有一条还剩大半截的绵羊腿。

两人把羊腿捡起来，剥皮洗净煮在锅里，然后就坐在保管室里各做各的事。活该偷吃生产队的绵羊，生产队的东西可是那么好不劳而获的。老彭很高兴。他用这条狼皮缝了条皮裤，冬天非常暖和，据说，还治风湿病。

召见了孙前。何若泉听了孙前的汇报后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海螺沟开发价值大，大就大在冰川。冰川很神奇，我从未见过现代冰川、金山。冰川旅游在国外阿尔卑斯山和阿根廷有着悠久的历史，而在中国还是一个空白，海螺沟冰川正好有条件弥补这一空白。缺乏开发资金，我们帮助你们解决。”李铁映在当日下午，听了孙前的汇报后说：“你们的广告很大气，很有穿透力、吸引力，我对冰川很感兴趣。海螺沟广告能得到来自全国各地会议代表瞩目称赞，你们的宣传很成功。开发资金有问题，我们想办法帮助你们解决……”

海螺沟第一次全国“露面”于武汉，宣传效力完全超过了预想。1986年10月11日，州建委主任珠吉，率州建委进京汇报组，到国家建设部上报了《评价报告》等材料，向部领导汇报了贡嘎山申报国家风景名胜区的情况，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。1988年8月1日，国发（1988）51号文公布，贡嘎山被列入全国第二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。（未完待续）

五色海

第 825 期